



新刻
頭書

書經集註

四

仁 12
2797
55-17



門四二
統 2797
卷 55-17

△音釋云按周本太王所居地客在岐山之南所謂周原也皇甫謐云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
○旁通云愚按周室王業之興始於太王大於文王成於武王故蔡氏截自文王言之耳

書經卷之四

蔡沉集傳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泰誓上

泰大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

△疏云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魚周公曰復或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
○釋文序錄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此云武帝者據註疏云

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魚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

司馬遷在武帝之世
已見秦誓云宣帝時
女子所得不可信故
蔡氏不從之

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
所引秦誓而不在秦誓者甚多至晉
孔壁古文書行而偽秦誓始廢○吳
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
武王之辭迫湯之數祭也恭武之數
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
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

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二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秦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討其在

△太全陳氏曰文王二十四年生武王四十八年即諸侯位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七十三而嗣位嗣位十三年而代紂爲天子七年而終年九十三也

○古註小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註云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單觀兵孟津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疏云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

○旁通云疏云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太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即位之入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則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日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藝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

必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而九十三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二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

○旁通云三代有正朔有正月正月皆以寅起數是為孟春之月百王之不易者也正朔者又謂之正歲商用十二月即建丑月也周用十一月即建子月也前此諸儒分別未明故有紛紛之論

△旁訓云諸侯來會者親之日友尊之日君

○音釋云王日者史臣追稱程伯圭日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苟不稱王建號則是以臣犯君名不正言不順矣

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上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致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

誓王日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置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實誠實無妄之謂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

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如此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

△孟子公孫丑篇云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骸也

△音釋云孔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氏云受讀曰紂鄭氏云紂帝乙之子帝乙愛而欲立之號曰受德時人轉稱為紂陸氏遂以立政篇受德為紂之字此却非是立政自以桀德與受德對稱耳

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哲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受紂名也受紂名也言紂慢天

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剗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

天威大勳未集沈湎充反陂班糜反剗空胡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

世子弟也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在

△音釋云黍稷曰梁在器曰盛

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剗剔。剗剔也。皇甫謐云。紂剖比于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叙文王之辭。不得

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

宗廟弗祀犧牲烝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

有命罔懲其侮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

政八百諸侯皆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為觀兵誤矣。改也。夷踣踣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皆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踣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牲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寵愛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

△音釋云程伯圭曰兵法戎車一乘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千乘之軍則用甲士三千人總七萬五千人分為六師故曰有臣三千也此亦可見武王已備大軍矣

○旁通云輔纂引林氏云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度德按善惡也度義按曲直也

○同云輔纂引余氏云此謂百萬曰億洛誥訓十萬曰億新安陳氏曰韋昭註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以萬萬為億今解尚書合主十萬為億之說百萬為億未見所本

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

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

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氏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鉤擇賢義鉤以上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鉤以德德鉤以上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九且不同况德與義乎。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鉤

△旁通云唐孔氏曰
紂之惡如繩貫物其
貫已滿

△同云家訓太社土
神也故知家土為太
社孫炎爾雅註云宜
者宜求見福佑也

貫通。原無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子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

于家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上文言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子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宣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

一人求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乏。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求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

師而誓

△日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旁通云一月武成傳是建寅月所以知戊午為二十八日者以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旁死魄為初一日則此月朔辛卯也數至戊午可知

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

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

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

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日為之而猶為不足者言終

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

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黎黧通黑而黃也

微子所謂紂遂于荒是也若成之臣所當親

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

乃親比之醜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

各立朋黨相為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

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

于上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

極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

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惠愛

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

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

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

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憂協

△旁通云朱子曰喪失他國也

○同云輯纂引胡氏曰按蔡傳言伐商以我訓我謂以我伐我之也疏云訓我為我是以矣誅紂也

△旁通云文母文王正妃是為太姒邑姜武王后也

○音釋云邑姜左傳註武王后齊太公女也○論語秦伯篇有之

朕上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古者去國為喪元

良微子也諫輔比于也謂已有天命如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之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上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

以為予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今朕必徃

皆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已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

△廣韻五卷唐陳州司馬孫愐著

△孟子梁惠王下篇

有之
○旁通云于湯有光
此光字屬成湯非武
王尤光於成湯也故
蔡傳云湯之心為益
明白又云湯之心驗
之武而益顯武主甲
伐所以有光於湯者
蓋言成湯公天下之
心經六百年其慙未
解至武王而始得明
自如云在今且為他
發潛德之幽光耳非
武王之夸辭也

于湯有光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

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
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
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己者
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
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為有光也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
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

求世勗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
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
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末世也

△周禮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一
五百人為師帥師者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帥皆上士二十五
人為兩兩帥皆中士五人為伍伍帥皆下士

秦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厥明戊午

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
軍牧誓叙三卿可見此
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

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

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
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
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

△旁通云典常之理
即仁義禮智信也此
皆天理之自然人心
之固有謂之顯道猶
言明命也

△旁通云知止土爲
箕子者經言囚奴正
十即箕子爲之奴也
○同云古者天子於
國之南郊築圓丘之
壇冬至至而祭天之
主掌者是爲昊天上帝於郊故謂之郊社土神古天子諸侯於公宮
之左爲壇以祭之
○同云淫訓過淫巧過於巧者也

△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
四海崇信茲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
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
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
恭行天罰斲側略反痛音鋪○斲所也孔氏
所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
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
威以殺戮爲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
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
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爲過度
之巧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

○音釋云姐已紂之正妃有蘇氏女孔傳云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又按公羊傳
哀公十四年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註祝斷也穀梁傳哀公十二年云吳夷狄之國祝
髮文身范甯註祝斷也陸云斷音短則是祝之訓斷乃斷絕之斷音與短同非斷決之斷
音與短同也今祭傳
乃云然降是喪亡
則是讀爲斷決之斷
而爲短音矣宜從孔
傳爲是

輒墮炭中姐已乃笑夫欲姐已之笑至爲
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
至矣祝斷也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
放逐之屏棄先主之法以奴中比之上輕廢
奉祀之禮專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
順而斷然降世喪亡也爾衆士其勉九不怠
敬行天罰乎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
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
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
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孟子深惠王下篇

○殺敵為果致果為毅
見左傳宣公二年

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前紂為眾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眾士而殄絕。殄滅汝之世讎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爾眾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眾庶。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
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月照臨顯于西土

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於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

△子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

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為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

△音釋云朝歌紂所都邑今衛州衛縣西有朝歌城

△商周之不敵見左傳桓公十一年

△旁通云以一月為辛卯朔大盡則二月當辛酉朔而甲子在初四

○同云蔡氏云王無自用鉞之理者以史記言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此事必非聖人所為而徒為武王萬世之累故特於此因左狀之文直書曰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破司馬遷之說况經無其事乎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二月四日也。昧爽。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為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爲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按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司徒司馬司空。卿也。武王是時尚

△旁通云周之軍制無專統千人者。惟有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故古註以千夫長為師帥。周禮云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蔡氏不據之者。以周禮為天子之制。恐不同耳。然六軍三軍雖不同。而各軍之制自軍將以下至五人為伍。則皆同也。

為諸侯。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及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
羌。驅羊反。髻。莫與。百。漢伐楚。庸。漢。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髻。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若也。

△左傳文公十六年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人率百濮聚於選地。將伐楚。

△稱爾戈比爾矛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也。戈。戟。比。猶。爾。矛。亦

△疏云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

戟之屬長一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禦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打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今商主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

△旁通云古註云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愚按紂有同祖之弟。又有同母親弟。故經言王父母弟。同。弟字。皆動詞也。蔡氏言。紂王之胤。則胤之矣。疏引不雅云。父之考。爲王父。則王父是祖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母弟謂同母弟也。

○國語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妲己女焉。

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克于商邑。婦房在反。肆。陳。答。報也。

婦。妲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胤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爲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克于商邑。蓋紂惑於妲己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

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愆。過。勗。勉也。步。進趨也。齊。

△旁通云坐作進退
太司馬文也車徒皆
坐車徒皆作作起也
進車驟徒趨也退鳴
鐘且卻也
○同云攻殺擊刺之
法如車三發徒三
刺之類

△音釋云貌類脂反
豹屬也貉國近陸
馬本作禦祭也

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
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
哉夫子。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
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
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
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桓胡官反貌類脂
反○桓桓威武貌
貌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
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
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
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

△揚升菴集四十一云王朝步自周大夫不徒行也王何以戒也黃公紹曰步步聲也謂
人梳而行不駕馬也茲詭吾取之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弗勗讀不勉於
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
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
之口豈獨此為全
書乎。讀者其味之。

武成 史氏記武王伐歸獸祀羣神
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為一書篇
中有武成二字遂以
各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
日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成
午推之當是二月二日死魄朔也。二百故曰

△音釋云孔疏云魄
者月輪郭無光處也
朔後明生而魄死登
後明死而魄生
○旁通云死魄朔也
漢律歷志文也○正

義云湖是死魄故一
日近死魄旁近也
○旁通云翼輔也以
此月爲主則明且爲
輔翼此月者故以明
且爲翼且

△旁通云太華山在
華陰縣南八里

○禮記註鮮以血塗
之也

旁死鬼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鬼。然後言祭
已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
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
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
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

天下弗服。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
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山南曰

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
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

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鮮而藏之府庫。
倒載于文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
復用兵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音釋云孔疏云是
年四月己丑朔十九
日丁未二十一日庚
戌也。朱子清廟詩傳
云駿大而疾也

○旁通云籩豆形制
同。各以竹木而分
也

△旁通云哉生魄十
六日既望魄十七日
也。其實十七日受命
十九日丁未祀周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越三百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駿爾雅曰。速也。

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
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
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
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疎。

也。○此當在百土受命于周之下。

△既生鬼。庶邦冢君暨百土受命于周。望後

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
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
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

△旁通云詩會頌闕
宮之辭朱子云翦斷
也太王自邠徙居岐
陽四方之民咸歸往
之於是王述始著蓋
有勳商之漸矣

○音釋云凡九年崩按經世書紀年云文王以己巳歲崩追數九年則辛酉歲也而紀年云辛酉歲紂囚文王癸亥歲始釋之命為西伯則至己巳歲纔七年耳當是辛酉歲即釋為西伯至崩時九年也然左傳又云美里之囚十年亦與經世書不合

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

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犬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

集子小子其承厥志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

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

封於郃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所

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曾父也避狄

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

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

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

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勳大受天

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

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為西伯專征而威德益

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

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上天

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子小子亦以

安天下為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

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

主萃淵藪子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

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底至也后土社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年蔡墨曰土正曰后
土又曰共土氏有子
曰句龍為后土后土
為社

○周禮註云用事亦用祭事也

土文曰共工九

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主一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奉上帝。而遏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秦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

○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

△恭天威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主。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

△音釋云篚。籠盛玄黃。說文云篚。銀器也。首屬篚。似篋。引書實玄黃于篚。一字不當兼用。

△孟子盡心下篇云。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

周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也。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篚籠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主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主有天地之德也。○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

之流杵也

○音釋云止干基在衛州汲縣史記云武王命閔大封比干墓

○大雅大明詩云散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

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散先諫反○休命勝商之命也

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

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

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

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

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

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

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

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

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

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

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

○旁通朱子書說云血流漂杵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鬪殘戮

恐當時人以此爲口實故說此然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此不是武王殺他乃

紂之人自踐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

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間族居

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賤

窮賜之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

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

猶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

表其閭况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

况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爲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旁通云列爵惟五愚按此列於邦國之爵也若朝廷之爵則公孤卿大夫士亦五等也分土惟三愚按此亦頒於邦國之地也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

○音釋云亡者子跡云謂紂所敗退處於私室者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

視伯元土受地視子男亦三等也謂之內諸侯
○同云愚按長幼即兄弟誤重書而遺朋友當改正
○音釋云五典之教按舜典五典五品卑陶謨周官君牙五典蔡氏所釋並同而此五教之目有兄弟而闕朋友何也言長幼則該兄弟矣

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此當在太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編簡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

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太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

干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
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問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
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
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
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鳧庶邦家君
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

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
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
公劉克篤前列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
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
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
九年太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
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
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

△旁通云劉氏原父
真父王氏介甫

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
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
拱而天下治

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
定讀如此太略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鬼
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
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日宜繫
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鬼在丁未庚戌之
後蓋不知生鬼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
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
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
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
神人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

厥志之下當有缺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
而程子從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予
其下則已得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
下劉氏所謂缺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
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託之辭以
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
其交相警勅之意略如湯誥之文不應但
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
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
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
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
按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
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
增益以成篇歟今文古文皆有

△漢志前漢五行志

△音釋云朝鮮史記
索隱云音潮仙以有
泫水名漢志樂浪郡
有朝鮮縣註云武王
封箕子於此
○旁通云漢樂浪郡
故朝鮮國也周秦時
與中國絕武帝元封
三年始開

△詩大雅蒸民之篇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此
曰祀者因箕子之

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
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
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
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
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為為武王陳洪範
也天以是道界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
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
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出則不可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

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騭職日反相去聲
○乃言者難辭重
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
爵也騭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

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
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
知其彝倫之所以叙者如何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

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

攸叙

攸叙陞音因汨音骨敷音姑
○乃言者重其
類歎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
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
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
於天絲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
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

△音釋云敷都故反

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此
彝倫之所以叙也彝倫之叙即九疇之所叙
者也。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
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
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
龜呈瑞如籥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
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二左三右七二一
四為肩六八為足即洛書之數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

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

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

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音釋云初上朱子
云一下當讀下八句
做此後章一五行却
與此異

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
行天人合矣。不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
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
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
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入也。福極者
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
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
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又所以治民也。
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
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
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
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
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
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
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
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古註云金可以從入改更言其可爲入用之意也
○新註云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也而其堅剛之質依旧自序

○旁通云潤下潤濕而下流炎上炎熱而上外曲直謂生而曲與直從革謂可因可革種曰稼歛曰穡
○同云五行之聲水羽火徵木角金商土宮也五行之色水黑火赤木青金白土黃也五行之氣水杼火焦木稊金腥土香也
○音釋云稼穡以德音真氏云土之用盛於稼穡以用字代德字爲優五行之味孔疏云水久浸變爲鹵故鹹火焚物焦故苦木實多酸金在火有腥氣近辛土生五穀味甘

○旁通云潤下炎上曲直從革而謂之性者是就水火木金之體而言蓋四者形而後有此氣質之性也稼穡而謂之德者稼穡本言五穀五穀乃養人之具非言土之爲體於土而有五穀之可稼可穡焉是土有此養人之德也故不可以爲性也

△旁通云其次叙與五行同動容貌發言語視色聽聲思其所思皆人事也故謂之五事精之潤澤者爲貌如水之浸潤故屬水氣之發揚者爲言如火之炎上故屬火又貌者精之榮也故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

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

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

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

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上質大爲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

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爲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

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睿俞芮反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叙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叙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

為水言者心之聲也故為火目內實而精散於色故屬木色之華彩者莫如木也耳內虛而氣接於聲故屬金聲之遠聞者莫如金也故木實則色茂眼實則視廣金虛則聲揚耳虛則聽收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心者思之休思者心之用五事之有思猶五行之有土也水火木金皆不可無土貌言視聽皆不可無思故以思屬上也

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又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旁通云歲者天時之一周故正其歲在於序四時時有二月故二月為天道小變之節晦為前月之終朔為後月之始

○同云經星則天不動凡內官外官二十八宿皆是也緯星麗天而行如杼之緯帶水火木金土五星是也

○十二次自亥枵至娵訢各有界限詳見堯典

○音釋云躔說文踐也星所履行故曰躔

○旁通云在天為度在歲為日躔者月行於度也

△旁通云朱子皇極辨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皇君建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

儒皆祖其說余獨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

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

極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淨朋比德者惟君為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恊

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

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言庶民

△旁通云帝念哉之念言人君於有猷有為有守之人念之而不恊當如帝舜之念皋陶也見大書謨○同云歸斯受之受言民有未合於善不陷於惡人君所當受之蓋如孟子所謂逃楊墨而取儒者有可與為善之機也故飯斯受之見孟子

也。有猷有為有守有操守者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恊于極未合於善也。不罹于咎不陷於惡也。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為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即上文歛福錫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為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

盡心下篇

△旁通云此下節兼言民人又以敬獨為庶民之微者故以結上章末高明為有位之尊者故以冠下章之首也

祿之福則於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外為不通矣

△無虐癸獨而畏高明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

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

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用有好于而家時人

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

六經文
五日興日野日
○周書卷之六

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

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

有極歸其有極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

△旁通云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性字下當補之正二字性與氣雜情與欲流未必皆正故皇極之君以尋理為訓惟欲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

○周禮春官太師云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道主之。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詠以協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起

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衍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

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光者道

華也。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

△旁通云此三德之在君者所謂為政以德德者世治之本也人君道全德備剛柔正直各臻其極隨所遇而應之爾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

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

明柔克。克治友。順燮。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

福亨。奪抑。揚進。退之用也。疆弗友者。疆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沉潛者。沉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是也。疆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沉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阜。

△旁通云前皇極傳云作奸作惡好惡加之意也此云作福作威亦以威福加人之意如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之類

○孔云禮始諸飲食乃日用之切身者凡

臣下僭上威福之外未有不玉食者故以

切近者為戒

○孔傳云玉食美食也釋文云珍食也

△旁通云頗者多反與無偏無岐同訓不

平舊本作無偏無頗

唐玄宗以頗不協義字韻詔改為波事見郭忠恕佩觿

極者蓋如此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

福。作威玉食。福威者上之所以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

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忒。惕德反。○頗也。僭。踰也。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

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

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旁通云此五者雖無一二之次然立言自命五行之生克蓋龜兆隨時而見不知五事有先後之倫也

△左傳僖公十五年云秦伯伐晉卜從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

為風長為山其占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
○晉語云公子親筮之日前在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註章昭云內日貞外日悔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有利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稽考也
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著曰筮著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著龜之意必擇是火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

△曰兩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此卜兆也
兩者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

△曰貞曰悔此占卦也
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凡七兩霽蒙驛克蒙驛克也
占一貞悔也衍推忒也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凡筮必立二人以相參考舊說上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

△旁通云疏曰筮二人占是也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三法並上法有一人故三人也

△旁通云：上筮有六條，第一是大同最吉，第二是君從，第三卿士從，第四庶民從此，皆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為次吉，第五條次凶，第六條最凶。
○禮記表記：龜云：筮不相襲也。古註云：襲，因也。大事則小，事則筮。
○左傳：魯公四年云：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稽疑以龜筮為重，人與龜筮皆從，是謂祭神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白夫子贊易極著著卦之德，著重而龜筮不傳云。

△旁通云：按朱子太極圖解，水陰盛故為雨，火陽盛故為暘，木陽輝故為燠，金陰輝故為寒。土沖氣故為風。此序亦與五行生序同。
一曰水在事為聽，在徵為雨。二曰火在事為言，在徵為暘。三曰木在事為視，在徵為燠。四曰金在事為聽，在徵為寒。五曰土在事為思，在徵為風。皆自然之合也。

△八庶徵曰：兩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求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微驗也。廡，豐茂謂之。庶徵，兩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也。叙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叙。庶草，且蕃廡矣。則其他可知也。兩屬永，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兵仁傑曰：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也。又曰：兩以潤之，則雨為水矣。離為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烜之，則暘為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左燠。去以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為秋為金明矣。又按稽疑以兩屬水，以燾屬火，燾暘也。則庶徵兩之為水，暘之為

○漢書五行志引左傳：閔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

○漢書五行志引左傳：閔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

狐突歎曰危家冬殺
金寒致離朝則祥也
師古曰金行在酉是
謂之寒正法也
△音釋云湯即到反
水淹也

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叙
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
次第相為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備過多也極無過
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
亦凶極無亦凶餘准是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

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

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

若曰蒙恒風若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

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各徵各

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其事得則其
休徵應其事失則其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
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
也失得之機應感之微
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以尊卑

為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
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兩暘燠
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
月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德民用

章家用平康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

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
此答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答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
則有多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漢天文志云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及巽在東南為風風勝中之陰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諺云月離于畢俾滂沱言多雨也晉志亦言軫主風

麗平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山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弁

○朱子語錄云問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曰箕是斂箕以其斂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中語云月宿箕風揚沙畢是又細漉魚底又子亦謂之畢漉魚則其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

黃道為九行也。曰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多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多有夏之常以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多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

從星惟月
為可見耳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

好德。五曰考終命。人壽而後能享諸福。故

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

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為先後。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

五曰惡。六曰弱。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

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

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

重輕為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

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旁通云董氏曰自
初一日五行至威用
六極禹之本丈九疇
之經也自一五行至
篇終箕子叙論九疇
之傳也先經以明其
綱後傳以詳其目洪
範可得而讀矣太抵
一二三四皆經常之
疇法天以治乎人者
也六七八九皆權變
之疇則入以驗諸天
者也而五皇極一疇
則守常制變之主與
天為徒為民之則者
也

△同云福有五而極有六者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音釋云朱子語錄云旅葵之作武王已八十餘歲矣而太保諄諄告之與教亦兒相似
若自後世言之為非所宜言不尊君矣按五峯胡氏皇王大紀以旅葵為成王時書今觀
篇中有用訓于王之語必非告武王也人但見篇首有克商通道之語遂以為武王之書
武王克商才六年而
崩遠國來朝正在成
王時如肅慎越裳皆
是也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

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

左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

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

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

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

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大

高四尺曰葵按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

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躡階而走靈公

△周禮註云東左曰
夷南左曰蠻四八周
之所服國數也爾雅
註疏云東夷有九種
一曰玄菟二曰樂浪
三曰高麗四曰滿節
五曰島夷六曰索家
七曰東屠八曰倭人
九曰天鄙八蠻者李
云一日天竺二曰

書經卷四

岐首三日焦雉四日
厥踵五日穿胸六日
脰身七日狗軼八日
旁脊

○蠻夷戎狄所獻見
汲冢周書王會篇

△正義云玄纁縹紵
供服也楸柚菁芻供
食也羽毛齒革瑤現
簪簪供器用也

人意猛而善博入者異於常失非特以其高
大也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
此旅獒之本序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

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

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
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

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

其物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

△音釋云分陳以肅慎氏之矢事見國語此昭德之致也分重以夏后氏之璜音黃美
冬事見左傳定公四年此分寶玉也

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
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
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
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

小人罔以盡其力盡子忍反德盛則動容

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
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

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
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

安能盡其力哉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為之度惟

△孟子盡心下篇云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
德之至也
○論語鄉黨篇云色
斯舉矣翔而後集

△旁通云不為聲色

所役也心。箴云心為形役乃獸乃禽。

△音釋云狎侮君子。諺狎侮小人亦玩人之事不當獨言君子。

其正而已。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玩人即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上文

不役耳目之事。德者已之所不得。志者心之所之。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已之志以道而寧則

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

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

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

△史記云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飯鳥是荒服者不至。

△旁通董氏曰聖人臣不以細行而不謹大臣不以細過而不諫此古之所以君明臣良而後世鮮儷也漢文帝無太保之制而却千里馬其賢矣哉

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

人安。孔氏曰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

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即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義。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

之矜。八尺曰仞。細行一簣指受藝而言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信能行此則生民保

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

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金縢

滕徒登反。武王有疾，周公以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叙其事之始末，合為一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叙將告神之事也。史以冊祝至屏壁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一至乃瘳，記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旁通云王曰休曰
滕縹也。以金縢封若
今鎖然鄭氏曰凡藏
秘書皆然非始周公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記年見其克商之未
也弗豫不悅豫也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二公太公召公也
李氏曰穆者敬而

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主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卜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為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通矣。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主

戚憂惱之意。未
可以武王之疾

而憂惱我先生也。
蓋卻一公之上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

△音釋云欲乞約反
也俗作却非蓋因
草書而變也

△旁通云築玉封土也除地平地也

○雲漢之詩既卒既

○周禮冬官玉人云祿圭尺有二寸有瓊以祀廟瓊如璽其柄為圭也

○音釋云祿圭見典瑞孔傳云置璧三王之坐周公秉相圭為

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

王壇上演時戰一反○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壇

別為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置也圭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祿圭以祀先主周公卻二公之上而乃自以為功者蓋

二公不過上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

又二公穆上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為壇壇以自禱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其邁厲虐疾若爾

居

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且代其之身

候反○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邁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且

周公名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為天元子三王當

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且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缺

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者非是詳下文予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父人鬼為言至

於乃命帝庭無墜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又意

可見又按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紓

△音釋云詳經意謂武王既為宗祀繼王業之丕子則佑護之者其責在三王言于天者謂三王之靈在于天也與下文子孫于下地語意相應武王於太王王季為元孫於文王為丕子周公對三王互稱之又與下文定爾子孫語意相應

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三王今世之
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
應驗而況於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

△音釋云或王受命乃者因事之辭言三王因我之請乃請命于上帝敷佑四方之民俾
武王無死而撫綏之則天下安而子孫亦定矣三王在天之靈能保定其下地子孫則四
方皆敬畏三王矣詳帝庭一字知言三王無疑蓋三王之靈在天故可請命帝庭未嘗使
不若相應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
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周公言我仁
幹多藝能可任役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且
多材多藝不在役使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
服事役
使而言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
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

武王不喪則天命不墜先王亦有廟祀之可依又申言上文護祐不卒之貴也

△音釋云即就也即
命于元龜與虞書命
于元龜同謂之於
龜也即字當訓為即
時之意

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言武王乃受命
於上帝之庭布
文德以佑助
四方之民無不
敬畏其任大其
責重未可以
死故又歎息申
言三王不可墜
命庶先王之祀
亦永有所賴以
存也寶命即
寶者重其事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
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珪即就
俟爾命俟武王
之安也屏藏也
屏壁與珪言
不得事神也蓋
武王喪則周之
基業必墜雖
欲事神不可得
也其稱爾稱我
無異人子之
在膝下以語其
親者此亦終身
慕父母與不

△音釋云管與鑰通
即今鑰也。管禮管鑰
左傳北門之管亦皆
謂鑰鑰形如管鑰空
中以受鍵故或名管
或名鑰以形如竹管
也

△旁通云薛氏曰
與詩爾爾爾筮體無
各言之齊同周禮
人云凡卜君占體大
夫占色史占墨卜人
占析然證以詩之語
則卜者兆體亦可通
上下言之

△音釋云兆之體周禮太卜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千又占人云凡卜筮君占
體註謂兆象也

△旁通云林氏曰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親而公不死者天也非人之所計
為也

○音釋云以金緘之案金謂鎖也即所謂鑰也王鄭註云滕東也詩緹滕註云緹繩也滕
約也廣雅亦云滕繩
也蓋藏書之匱金以
鑰之滕以緘之二者
兼用故謂之金滕所
以致其固也金不可
為滕滕無取於金孔
傳云緘之以金而蔡
傳因之義殊未安也

△音釋云武王既喪
按經世紀年武王已
巳歲即位至十三年
辛巳克商壬午有疾

死其親之意以
見公之達孝也

△乃卜三龜一吉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籥與

鑰通。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
人所卜之龜也。君重也。謂三龜之兆
一同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

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體兆之體也
言視其卜兆

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求
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即上文所謂歸俟也
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詳
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命于
天以現果非謂天責取武王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冊祝冊也匱藏也書之匱金滕以金緘之也
翼日公歸之明白也瘳愈也按金滕之匱乃
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
於冊既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
此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吉吉啓籥見書者
啓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卜啓金滕
者亦啓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
金滕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為此匱藏此冊
祝為後來
自解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

公將不利於孺子
管叔名解武王弟周公兄
也群弟蔡叔度霍叔處也

而瘳又三年乙酉冬十一月崩年九十三成王方十三歲

○旁通世古錄云武

王克商七年而崩子

成王誦立成王年十

三周公為冢宰攝行

天子事據此則武王

克商二年病時成王

僅不歲故不知事

至此十三歲而即位

闕流言周公居東二

年則成王已十五歲

所謂五尺童子也故

稱孺子冲子自成王

即至周公復辟時

九七年而成王三十

歲所謂六尺之孤也

○音釋云按朱子語錄前後不同朱子詩傳鳴鴉篇亦不用鄭說故今世經師多從孔傳

蓋謂成王初冲周公身任安危之寄豈可避小嫌而輕去哉

○詩疏云流謂水流造作虛言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

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旁通詩疏云居東者出處東國往罪以

需王之祭它是說避

居之意也周公避居

東都史傳更無其事

△旁通程子曰鳴鴉

謂為惡者子喻管蔡

室喻王室

○同云讓責也曰氏

曰王欲銷公而未敢

所謂未敢則悔過之

根本也

流言無根之言如木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

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

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

為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

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群

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二叔之罪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

先王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

言辟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為致辟於

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一叔流言以公將

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且

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耶將自誅

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

為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

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

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居東居國之

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

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

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

蔡斯得者遲之辭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鳴鴉王亦

未敢誚公鳴鴉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

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

王之疑十七已去其四五矣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太木

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

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獲胡郭反

弁皮變反○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滕之書

將上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

氏謂二公俱王啓之者非是按秋大孰係于

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

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

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

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

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徃反首尾

又自三年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

△大全云如蔡黜當云我莫敢言耳說文勿莫也

公命我勿敢言周公上武王之疾二公未

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下並執事之人成王使下天變者即前白周公使下武王

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為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

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新當作親成王

啓金滕之書欲下天變既得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

△旁通云按陸氏釋文云新逆馬本作親逆

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為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

△王出郊。夫乃雨。及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

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國外

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親逆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群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為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誥語多。主上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審不違。卜曰。寧王惟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矧今卜并吉。至於篇終。又曰。陳惟若茲。意那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及復誥諭之也。

△音釋云朱子語錄云書中弗字只如字讀言不見閱字於上夫也

○小雅節南山之詩云不克亂靡有定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按爾雅猷訓最多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言不弔吳夫之弔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冲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冲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

△音釋云資彼義及用朱子語錄從王荆公讀屬下此

△旁通韻會云紹介行也謂行人之副也書疏云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林氏曰

數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已承上語詞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布賁飾也敷賁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

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寧王武王也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吉凶曩嘗即

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道幽真無介，紹以傳其意，惟卜之以龜，則天之明曉可見。

龜所命而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大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反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大敘緒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二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千救寧

△左傳宣公十四年云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杜預云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同云子產曰鄭鄙邑也子展曰鄙我是欲詰云楚欲以鄭為鄙邑。

△音釋云武繼以繼訓武雖本爾雅然謂救安商邦而繼武王於一句文義破碎不如孔傳云救安武事或云寧武謂武王猶稱寧者武上也。

○左傳成公十三年文

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也謂今武東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上蓋上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上下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爲一誤矣。

△肆子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子

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卜言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詞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群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

此舉

當以

此舉

當以

書經卷之四

四十五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反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上而

△肆予冲人求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

△音釋云叩五剛反朱子語錄云叩即我字沈存中謂秦語不音故謂之叩

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叩五剛反造為叩我也故我冲人亦求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鯨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為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夫實以其甚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之身於我冲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日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稍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上用克綏受茲命今天

△音釋云相去聲

其相民矧亦惟上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木
基命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上用所謂朕夢協朕上龔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况亦惟上是用是上而先主下而小民莫不用上而我獨可廢下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不不基業其可違也
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
勤哉天闕恣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
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

△音釋云呼去聲否部鄙反下同多難去聲治平聲

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
用勤恣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
受休畢閱音秘。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悶者否閉而不通心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不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入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為寧王。因謂武王之大臣為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恣我

書經卷四

四一

民若有疾者四國勤忠我民如人有疾必速
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
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人
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
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

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

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

棄其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也猶孟

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
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父既
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其况肯為

音釋云菑莊持反
爾雅註始去草也

○孟子離婁上篇云
曰昔者曰昔者則我
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朱註云昔者前日也

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其
子乃不肯為之播種况肯俟其成而刈穫之
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為其子者如此則考翼
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
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
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
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構肯穫而延
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
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
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大命
乎按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未詳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
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
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

△音釋云廝音斯役
也漢書廝養卒註析
薪曰廝炊事曰養

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
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役是
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
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

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棗忱爾時

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入誕

鄰晉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放也

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桀昏德

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

邦言昔武王之明太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

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

△仲虺之誥篇云用
爽厥師

音釋云易夷益及下同

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
於征役矧今天死天降禍於周首太難之
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
以為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
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按
先儒皆以十人為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
恐未可以為迪知帝命未可以為越天棗忱
所謂迪知者蹈行真知之詞也越天棗忱天
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
不足以當之况君爽之書周公歷舉號叔閔
天之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天
棗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為亂臣又
何疑哉

△子求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

音釋云卷四

甲九

朕敢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人也

△子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

陳惟若茲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指定先主

彊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况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按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入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喪懷惻切至不能自

△音釋云斷都玩反下同復音腹知音智與去聲

已而及復終始乎卜之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孰能與於此哉

微子之命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

祀史錄其詰命以為此篇今文無言文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

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

無窮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

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

△旁通林氏曰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蓋周以賓待之非欲臣之也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殷墟封微子於宋樂記曰武王下軍投殷後於宋是也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已封之宋國建之為上公以奉湯祀蓋申命之書非先未封

至此始封也

△論語八佾篇有之

○音釋云騰音煩祭肉也 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王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祀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矣故夫子惜之賔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矣止左氏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騰焉有喪拜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水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

大甲上篇有之伊訓篇有之

後裔 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有無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

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

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猷道令善聞譽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

△音釋云抱祭器歸周事見史記然引此則又與微子篇傳不協矣

△旁通云自豐鎬言之則宋在東宋國即隨之宋州唐之睢陽郡宋并應天府今為歸德府屬河南有微子墓

△周禮典命云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

○周頌振鷺篇云在彼無惡在此無讟

○音釋云上公服命孔傳祖服命數孔疏云服謂駁之本服命謂上公九命然孔傳於康誥明乃服命但釋云所行之命及似明直也

忘也。欽。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君治也。宋毫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

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求。綏。厥。位。毗。予。一。

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斁。音。

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

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

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

範。毗。輔。式。法。數。廉。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

林。氏。曰。僭。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

裁。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

謹。矣。其。後。遂。用。於。群。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入。

僭。三。家。僭。雍。徹。其。原。一。開。末。流。無。所。不。至。成。

王。於。宋。謹。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

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託。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歎。息。言。汝。往。之。

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國。當。休。美。其。政。

康誥。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

按。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今。詳。本。

篇。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以。

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

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

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

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

△音釋云康叔孔傳云康圻內國名叔封字也此以管蔡霍例之也鄭玄以康為謚號按今世所傳汲冢周書克殷篇云王入即社于社太卒之左召公奭贊采師尚父

牽牲乃命召公釋箕
子之囚命原公衛叔
出百姓之囚與蔡氏
所引不同米事也布
茲史記周紀註茲者
籍席之名索隱云茲
一作並公耶草也言
茲舉成器爾雅釋器
云蓐謂之茲茲者蓐
席也

○旁通云武王年九
十三而終克商後七
年而崩則克商時已
八十六歲及至分封
則近九十矣

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
兄鬻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云者
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
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
安得以武王為寡兄而告其弟乎或
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
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
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
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
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
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
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
即位於杜南群臣畢從毛叔鄭奉明
水衛叔封傅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
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
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

△國風東山之詩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
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土播民
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土百官也土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采來赴殺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
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
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
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音釋云左氏曰明德慎罰見成公二年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武王也。孟侯之長也。言為諸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左氏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謹罰務去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齔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

△不敢侮齔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

△大禹謨云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殪壹計反。齔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盤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

書經卷四

五十四

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之功也。○又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意邶鄘為武庚之封。而衛即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似地相比。近之辭。然不可致矣。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適音聿。音述。○此下明德也。適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

△益復篇云。禹曰。安汝止云云。

○周易太畜卦象辭云。天在山中。太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乂。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祗適文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丕遠。惟商考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歷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

大畜卦象辭云。天在山中。太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音釋云恫音通陸
又敕勅及瘼姑還反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瘼乃身敬哉天畏棊
 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
 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惠不惠懋不懋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
 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
 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
 為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
 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
 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
 耳順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即上文所謂往
 盡乃心無康
 好逸豫者也

△音釋云應去聲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
 助王宅天命作新良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
 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
 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
 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
 學言明德亦舉新民之終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
 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
 時乃不可殺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
 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
 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

△音釋云稱平聲治去聲

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云上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有敘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勅戒勅也。民其戒勅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赤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

△音釋云準限之義說文云臬射的也註謂射之高下準的也爾雅云門中櫟為臬故兼取二義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刑殺者天之所以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已而刑殺之則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刑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文按則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為苗民所制。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為準限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今按篇

五十七

△旁通東齋陳氏曰
要者結罪之辭要囚
謂結定其囚之罪也
蔽要囚謂斷其所結
定之囚猶今世引斷
也今世大辟囚已結
罪後猶有審覆經年
者

申言往數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
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
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
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
囚要囚獄詞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
旬十日時三月為囚求生道也蔽斷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

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

有遜事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數
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
慮其泥舌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
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已又

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
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
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
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
之所由不中
也可不戒哉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

德惟乃知之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却小
之稱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
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
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暨不

畏死罔弗懲啓音敏懲徒對反○越顛越也
盤庚云顛越不恭啓強懲惡也

△正義曰顛越人謂
不死而傷

自得罪非為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狼下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干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

△音釋云另音的朱子語錄云音如字言痛憫此得罪之人也作罰句絕

△孟子離婁上篇云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孝經第十章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

△旁通新安陳氏曰蔡訓憂為法未竟所本愚按釋詁以勉彝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弔音的。大憝即上文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况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立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

法則律憂皆訓常執
註云皆謂常法耳疏
引不牽大憂蔡氏蓋
據此也

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愍已汝乃其速由茲義
率殺憂訖黜反○憂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况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于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王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于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
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君長指康叔而言也

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瘼厥君也哉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

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罔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已忌則有所不敬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

△詩下武篇云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朱註云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

△音釋云按蔡傳但釋今惟民不靜以下蓋上四句元自作一章自有傳文後逸其傳文故遂以經文合於下章傳首有又言一字可見今補之曰言我不可不監視文王之明德慎罰故告汝以德之說使汝用德於行罰之際則支務而不繼所謂以德行罰也

△王曰封奕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

王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用迪不適不迪

則罔政在厥邦也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

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况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

△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

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

天其罰矧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

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安靜未能止其心

之狼狽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止其心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况曰今庶群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彙

蔽時忱不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

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也歎息言汝敬哉

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

△音釋云無與毋通

△音釋云肆未詳挽
梓材篇從爾雅訓肆
為今此章亦宜從之

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
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疪而棄絕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

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
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
高其聽不可卑忽我
言用安洽爾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

殷民世享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
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
也世享對上
文殄享而言

△音釋云皆為去聲
下命而為自為固為
邦為實為自為並如
字餘皆去聲稱于聲
下並同應平聲圻與
畿同復音腹

酒誥 商受釀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
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

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
皆有○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
書以其皆為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
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
告受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
粢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
書之體為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為
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為一方而作
則首稱一方為天下而作則首稱天
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
陳為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
人湯誓首稱格汝衆此為衆人而作
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
誥多邦此為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為

△旁通孔氏曰妹地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薛氏曰妹古沫字水名因水名地毛詩傳云沫衛邑也
○詩鄘風桑中篇云爰采唐矣沫之鄉矣

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為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為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為一書無疑。按吳氏分篇引證固為明甚。但既謂專誥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為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為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哉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一篇而實為一書。雖若一事而實相首尾。及復參究蓋自為書之一體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詩所謂沫鄉

專為妹邦發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北厥誥庶邦庶

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

我民惟元祀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

言文王誥庶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為穆亦通庶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勅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命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庶亦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為西伯故得誥庶庶邦云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旁通新安陳氏曰按昭穆之穆與左傳今不易之論以穆考為穆穆之穆則詩稱武王曰率見昭考此昭字又如何謂耶穆穆之證非也
○疏云世本云儀狄造酒又云杜康造酒本人以意為之今言天降命蓋人為亦天之所使也

△旁通新安陳氏曰
天降命與天降威靈
對觀故酒之初意本
為祭祀乃天之降命
也酒之流生禍亦天
之降威也酒一而已
用以祀考此酒也喪
德喪邦者亦此酒也

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酒之禍人也

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醜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

飲惟祀德將無醉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

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母同彝常也母常於酒其飲惟於祭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

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文王言我民亦常訓

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為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視之可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

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

毋慶自洗腆致用酒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

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夫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賈賈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

△旁通蔡初王氏曰
舊訓敏未可曉愚按
肇言云肇敏也郭云
肇牽車牛蔡氏正據
此而蔡初妄議甚矣
學不可不博
○音釋云純大純字
或屬上句或屬下句
皆當釋為專一之義
訓大未安肇敏見爾
雅釋言郭註引書云
肇牽車牛

△音釋云羞養蔡氏
前五字訓養後羞字
訓進均言克羞而異
訓不可也按羞亦訓
膳周禮所謂庶羞也
克羞者惟君謂能以
膳羞奉者老供君上
也惟語助辭與庸貢
惟木同克羞饋祀謂
能以膳羞饋祀鬼神
也或云庶民無享君
上之禮然觀圖七月
之卒章則古亦或在
之况都邑御遂之長
於庶民亦有君臣之
義矣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
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
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
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
德求不忘在王家此武王教妹士之臣也伯
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
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不
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
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皆為之
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
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
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

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求不
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
者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
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
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者饋祀皆因其
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為
成德之士矣而何
憂其酒酒也哉

△王曰封我西土西土裴祖邦君御事小子尚克
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
命徂往也輔佐文王往自之邦君御事
小子也言文王處酒之教其大如此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

音釋云相去聲

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
畏相惟御事厥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
其敢崇飲殷先哲主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
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
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
入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
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
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
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况曰其
敢尚飲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

音釋云脾必益反

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
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
祗辟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
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
敢沉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
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
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文之益不怠耳
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祗辟顧上文有恭而
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
御事而言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

△音釋云易東益反
洪音溢

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
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
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
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
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
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反狠下
墾反罹鄰知反。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
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沉酣其身昏迷於政。命
令不著於民其所祇保者惟在於作怨之事
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

△音釋云無與毋通
監音監下同

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
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威儀之
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
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
逸力行無度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辜
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
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
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
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
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
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
不大監撫于時。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
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

書經卷四

△音通林氏曰康叔為諸侯長

○音釋云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並見周禮春官主封圻周禮封人為畿封註云畿上右封若今時界也又太司馬制畿封國註云立封於疆以為界又王畿之外九服為九畿註云畿猶限也

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監則其得失可知矣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為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

△子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

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

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

矧汝剛制于酒劼立八反圻與畿同○劼用力也汝當用九戒謹殷之賢

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酒于酒也此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忠庶邦庶土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况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

△孟子萬章下篇云繆公巫見於子思曰

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乎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也我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

及其賢臣百寮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疇匹而位二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酒酒以政為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况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儆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劼毖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

得也

△史記註云漢律三
人已上無故羣飲罰
金故賜酺得會聚飲
食酒誥群飲之執其
類此歟

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
是為治孰能禦之而况於酒德也哉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

予其殺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姦惡者也

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

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

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

太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

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

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

輒殺之可乎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

之姑惟教之殷受導迪為惡之諸臣百士雖

姦惡者無庸殺

之且惟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

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

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

之享言殷諸臣百士不忘教辭不湏于酒我

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

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恣勿辯乃司民湏于酒

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士之類

言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士之酒

酒則民之酒酒者不可禁矣

△音釋云蠲圭玄反

△音釋云治平聲碑此亦反比畢復反別筆列反斷從玩反屬音燭監視之監音鑿啟監之監古街反強上聲

梓材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論以治國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為雅故以為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入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

△旁通正義云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

○音釋云都家周禮都司馬家司馬註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家謂卿大夫采地

○孟子離婁上篇云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

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為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為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沉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脈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得罪於巨室孔子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

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

之無間者惟邦君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

旅曰子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

勞肆徂戮宥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戎

敗人宥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為師也尹正官

徂徂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

資給也戮敗者毀傷四肢面自漢律所謂痕也此章文

多未詳

△旁通云蓋商紂之時其民多有為惡者康叔於此不置追於既往而與之更新可也

○旁通云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三者皆因罪人所歷過或知情或藏匿或資給資給之貲當作資以資資之也○漢律所謂痕也痕說文云歐傷也諸氏切

○音釋云漢薛宣傳註以秋手毆擊人剥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瘡癩者律謂痕瘡師古曰痕音修

△音釋云為去聲無與毋通茲句絕

△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

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

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

辟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

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啟監意而告

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

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

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

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

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蓋之也且王所以責效

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

○旁通云受紂也非授受之受東蔡陳氏曰康叔孟侯故稱之為監

△旁通云敷廣也爾雅云田一歲曰蓄郭璞云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蓄周禮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曰畎說文云壑仰塗地穀梁傳註云茨謂茅蓋屋也正義云鵬是米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陳東齋云具粗曰樸致巧曰斲○音釋云梓材馬云治木器曰梓孔傳云梓人治木爲器樸四角反馬云未成器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爲厥疆
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
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鵬堅奇寄反鵬屋郭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墍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爲器者鵬米色之名敷蓄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爲也疆畎鵬茨丹鵬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

△音釋云夾音協

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

不享夾音協○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爲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主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也后後主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

△旁通新安陳氏曰
蔡氏訓肆為今未安
愚按釋詁云肆故今
也郭云肆既為故又
為今今亦為故故亦
為今蔡氏正據此陳
氏未審耳

△音釋云讀音豆強
上聲

△音釋云木音

書經卷四

七十二

命肆今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
命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
命也用慰悅先王
之克受天命者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

孫永保民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

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為句讀而攔

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為語意相類合為

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

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

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觀禮考之天子以

正過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為

誤簡者為得之但謂王改監以下即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也

書經卷之四終

